

少数民族文艺



读完新疆阿勒泰女作家阿瑟穆·小七新出版的散文集《解忧牧场札记》(下文简称《札记》),我感觉到心间有轮西部高原的太阳,温润而绵长,这是来自新疆阿勒泰山怀抱中哈萨克草原的暖阳。

如果把人比作一座凹凸毕现的山脉,那么小七的散文书写,则善于挖掘山之阴与山之阳两面的精神丰富性。小七的过人处,在于能用精细的生活细节来描写人,并从中深掘游牧民即将消逝的精神世界。作者在《札记》中用小说笔法写人物,其散文中的哈萨克牧民,一如作家红柯笔下的哈萨克,丰满有力、栩栩如生、人神有灵,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依靠文学的叙述和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壮阔。”(李敬泽《致理想读者》)

通读《札记》后我感到,作者对哈萨克牧人不同精神行为的描写,是本书精彩的亮点重点。现从三个方面简单谈一谈。

其一,写老人堪称拿手绝技。本书篇幅最长的一篇散文《热心得过了头的库齐肯奶奶》,是篇不可多得杰作。文章着力描写一位牧羊人的老遗孀库齐肯奶奶,她年过八旬、平凡慈祥,所作所为皆是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她关爱身边所能见到的一切,自然界的动植物的事、邻居家的事情,处处为他人着想,“帮助别人已经



阿尔泰暖阳

——我读《解忧牧场札记》 □陈晓雷

成了她此生的目的。”从她与邻居乌拉夫夫妇的交往中可以看到老人的心灵,她关心这对年轻夫妇,告诉那位丈夫晚上光身睡觉不着凉等等,事无巨细。库奶奶“不停地啊啊啊啊,就像春山脚下那条河流一样,泛滥成灾”,她心怀大爱,眼里不容沙子,“对任何人都充满爱和热情,对生活是那么乐观。她脸上随时挂着的微笑,更像一盏灯似的散发光芒”。她聪明务实,心底无私,挚爱故土,如阿勒泰草原夜空一颗闪烁的长寿星,照耀苍茫人生。读毕全文,这位唠唠叨叨、善事连连的胖婆婆的形象于我眼前高大伟岸起来,变成一首哈萨克族母爱的真情颂歌。

另一篇散文《老皮匠努尔且》用轻松的喜剧笔法,写老皮匠努尔且与自家一匹老马的难舍难离。老人几近“愚昧”的样态与对老马的爱交织在一起,在令人心酸的同时也引人深思。老皮匠耳聋,对来自家取送活计者从不搭话(多是因为听不清来者的话),只管大声唠叨自己想说的,比如“不去儿子的城里”,“老马不可能去城里住楼房……我的马甚至比我的孩子重要”,“如果让我去城里,过所谓的好日子,我会很难受。我要卖掉所有的羊,还有卖掉我最宝贝的老马。我的老马,我永远不会卖掉它……”对努尔且絮叨不休的描写,充满黑色幽默,颇具悲剧“喜唱”的艺术韵味。由此我想到契诃夫的名篇《苦恼》,想到那位冬夜与老马哭诉儿子死去的老车夫。而现在在我眼前上演的,竟是一曲哈萨克老者乡恋无期的绝唱。老人啊,恋土胜过恋金。

其二,于奇异的个性化中窥探人的精神和灵魂。《札记》中的文字,带着作家的体温、草原的芳香和哈萨克族人的心灵精神,徜徉在读者眼前,小七不刻意装饰的文字,仿佛克

特异小人物的“小说散文”。托鲁斯到牧人家修水管是外在“包装”,作者实质是挖掘其热爱生活的美善本质,写他借修水管之机,向户主传播他刚刚学到的生活知识,不管户主听不听话,他都说得酣畅淋漓,乐此不疲,甘做奉献。这即托鲁斯人生精神的一种外延:处于烟火人间,大千世界总需要你,这难道不是成功吗?从艺术上看,本文笔调放松、情绪散漫,“我”早就看穿托鲁斯的“现实卖现”,却并不拆穿和阻断,而是保持其诙谐形象的一气到底”,形成通达丰盈的艺术效果。其乐观精神与人生之爱,为我们留下难得的生活启示。

《老努尔且和玛依拉》写被生活惯坏了的老汉努尔且,吃着老伴玛依拉为他做的肉汤面片,嘴里却在不停实施他的“两骂”,即先骂老婆后骂羊。《库齐肯奶奶和小黑狗》写哈萨克老妇人与一只流浪狗朝夕为伴,最后老狗病危,老妇人为其实行安乐死,生离死别,惻惻缠绵。《哈江医生》写乡医哈江“微笑总像一盏灯似的散发光芒”,医心之善之美,是哈萨克族牧人的精神缩影。

作家笔下的这群普通人物,都是生活中真实的存在,经过作者的发掘提炼、严格筛选、精细描述、活灵活现地立了起来。库齐肯奶奶、古丽娜妈妈、牧人扎特里拜、皮匠努尔且、司机努尔兰、坏脾气的阔孜、铁匠布鲁尔等,他们身上体现着游牧民族的真实、勤劳、忠诚、博爱、执着、散漫、倔强等多种性格特征。

作家阿瑟穆·小七在描述这群游牧牧民的心灵世界时,用的是“外简而内丰”的艺术技巧,将真情隐置于人物的言行中,把抒情点像种子那样埋于地下,却能让我们从中感受到那即将破土而出的生命热度和神奇力量。

《修水管的托鲁斯先生》也是写

态和精神风貌的一部文学作品,虽然是一本抒情短诗集,但是读起来就像一首长篇叙事诗、一幅民族风情的历史画卷。“70后”诗人李贵明的组诗《上午在松赞林寺》获云南省作协“边疆文学奖”,诗集《我的滇西》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基金一等奖,在云南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变化,是写作的内容和题材宽广了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故乡、自然、人性、城乡对比等各方面。第四个变化是从审美角度看,第二阶段的诗歌艺术上已经较为成熟,诗人们娴熟掌握了意象的运用和意境的构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古典式的抒情,也学会了在诗歌中蕴含哲理。其语言和第一阶段一样质朴、自然、流畅,但是少了很多方言口语,更接近于书面语,显得更加优美生动。如李贵明的诗:“抱住一匹白马的呼吸,闭上眼睛”“于是,在救人的歌声中听到了/湖泊的声音”“在绿色的麦田里/守护我闪烁的骨骼”“雪中的日子融化了/露出潮湿的树叶,远山的雾气”“站在朝西的阳台,伸出手,触摸云的白”,他在写诗时并没有刻意去构建这些意象,但它们却自然恰当地嵌入了他的诗里,因为白马、湖泊、麦田、雪山、白云以及大地上的一草一木,这些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深深嵌入了他的心里,融入了他的血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只要他行走在大地上,开始吟唱诗歌的时候,那些生命里的月亮、云朵就自然地跳了出来,成为他诗歌里不自觉的最美的诗歌意象。第五个变化,是修辞手法丰富了很多,除大量运用比喻、对比之外,还运用了铺陈、起兴、夸张、拟人、双关、谐音、衬托、借代、拟声等,使得诗歌创作更符合现代诗歌的审美要求。

傣族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主要代表诗人是密英文、李四明、杨泽文、丰茂军、李贵明、玖合生、李海龙等7人。第一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诗歌相比较,有了较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诗人的数量较第一阶段多了一倍。第二个变化是出现了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如“60后”诗人杨泽文,他的作品被近百家报刊发表和转载,多篇散文随笔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等作品集,诗集《回望》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也是傣族诗人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奖项,是杨泽文在诗歌园地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40多万傣族同胞的光荣。《回望》是杨泽文“唱给血缘民族的颂歌”,是诗人反映本土生活、关注本民族生存状

况,12年来,马金莲已经出版了16本小小说集。马金莲是极为勤奋的写作者,《化骨绵掌》收录的是她写于近两年的9篇小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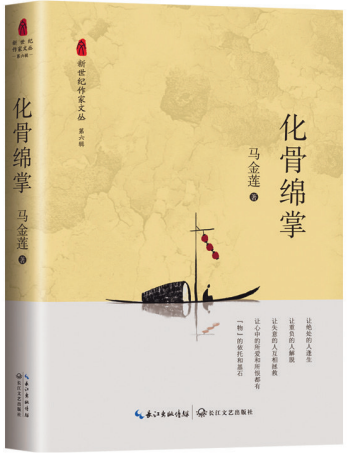
毋庸置疑,马金莲常常以女性作为创作的切入点,随着创作量的增多,小城生活和那些饶有意味的时代故事已经取代了农村生活和民族书写,成为马金莲笔下常见的题材。随着马金莲的小城书写日益增多,她笔下的女性也开始脱离群像,日益生发出独特的个性和形象来。

大体上,她笔下的女性还是一类传统女性,正如评论家季亚娅所说:“她们对家庭、性别和生活的感知,那些沉默与隐忍、顺从与反抗,于微末之间波起云涌。她们有着大致相似的性格特征:温和、顺从、识大体。”但一切无疑在发生变化。比起《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挨了打却不还手的母亲,比起《白衣秀士》中那位接纳了丈夫私生子还不让丈夫下地干活的母亲,比起更早那些洗过“离婚水”的新娘们,《化骨绵掌》中的女性无疑开始生出更复杂更幽微的面目,这在她上一部小说集《白衣秀士》中已经有所体现。《梅花桩》里,极力掩饰自己离婚身份的女人那“蜡烛两头烧”的忙碌生活,让我们不禁意识到原本依附于男性生活的女性形象正在被时代的车轮瓦解,更复杂的女性形象开始涌现。

在《化骨绵掌》里,马金莲塑造了苏昔、苏芬、苏李、苏于、苏序等一系列各有特色、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在我看来,这部小说集中最为华彩的正是它的同名小说。小说里的妻子称得上贤妻良母,“喜欢柴米油盐磕磕绊绊的平凡日子”,她认真工作,照顾丈夫和孩子,任劳任怨。转折发生在一位女同学经过本地发出同学聚会的邀约,小说通篇围绕丈夫和她之间微妙的博弈展开,最后她决定不去赴约。看看这位女性的心思多么千回百转:“她像一块被夹在门轴中的面团……就在温水煮青蛙的变迁中,心态也做着同步变迁。”点睛之笔是默

变化的女性与幽微的意味

——读马金莲《化骨绵掌》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不作声的她在第二年干脆地提出离婚,唯一理由是“我是女人”。

时代不同了,小城里焕发出与时代交相辉映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婚姻和思维方式也在虽则缓慢却无疑一刻不停地发生改变。马金莲的目光看向这些涌动的暗流,发现了那些平常难以察觉的意味。

《听众》里那位离了婚忙着相亲的中学老师苏序,她看待婚姻和男性的目光是多么冷峻又清醒啊,一边和做生意的男人相亲,一边跟“小白脸”暧昧,“明明有骨头呢,为什么就那么软骨头呢。她又舍不得他的软”,和他分手后则“就当一本盗版书吧,她翻页了”。而那位喜欢依赖丈夫的小女人苏芬,居然十年来一直单向暗恋一位不知面目的公交车司机,与其说是暗恋,不如说是产生幻想。那若有若无的幻想让人想起谷川俊太郎的诗:“不高兴的妻子一边削着土豆,一边在身体的暗处与弗洛伊德偷情。”《拐角》里那位再婚后养活残疾的前夫和年幼的儿子的女人,“把朴素固执的农耕传统中的观念给挑战了”,女性在这篇小说里是强大果决的、可以依赖的,而那位心思深沉的“大个子”前夫则多少处于下风。又如《良家妇女》中,医院病房里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短暂的情感流动,感觉到危险的苏于决定克制,另一个女子则果断地陷入暧昧,离别时却甚至没有告别。

对待小说这门艺术,马金莲似乎换了一把更小的手术刀,曾经愿意于娓娓写出故事的作家,已经开始善于挖掘那些微妙难言的意味。我愿意相信这是作家艰辛训练和刻意选择的创作之路,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她逐渐明晰的性别视角和对小说艺术的钻研。

“70后”小说家给傣族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人们的视角开始由历史转向现实,开始关注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需求、历史变迁之后的心理适应等一系列问题。比较遗憾的是,两位“70后”小说家的创作较少,之后也没有更出色的小说家产生。

傣族当代文学散文发展

傣族散文创作的人数很少,而且不是专事散文创作,比起诗歌、小说来,作者人数和作品都更少,题材也相对狭窄。

杨泽文的散文集《卑微者最先醒来》以他生活的家乡为背景,书写温暖的亲情,用优美的文笔、温暖的文字为人们构筑了一个桃花源、花香满径、鸟语花香的民间“桃花源”。袁绍坤的散文集《峡谷风物》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怒江的旅游手册和游记,作家用纪实的手法,把他眼中美丽的怒江风景尽情抒写出来,让读者对怒江产生向往。杨世祥的散文集《木楞房之恋》向读者传达了傣族的文化以及风土人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过问题也较为明显,傣族散文创作的题材过于局限,缺乏时代感,很难令读者产生共鸣。

从全国视域来观照,傣族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主要存在四点问题。

一是整体发展过于迟缓,文学人才缺乏。从上世纪20年代第一位诗人产生至今,傣族作家不足20人,在灿若星河的当代作家中,犹如大海和水滴之关系。至“80后”则没有新作家产生,有后继无人之感。

二是傣族当代女作家的发展明显滞后。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在倡导男女平等的21世纪,全国女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傣族当代女作家仅有一位,作品较少,影响力微乎其微。

三是文学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能在省级、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的傣族作家数量极少,很多作家只能在内刊和地方小刊物发表,获国家级奖项“骏马奖”的只有2人,导致傣族作家在省内外影响力较小。

四是文学视野和高度的欠缺,限制了其作品质量的提升。由于傣族作家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生活在边远的怒江,导致写诗歌的人数相对较多,较难的文体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发展缓慢滞后,创作内容和题材也相对狭窄。

针对以上傣族文学发展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希望傣族文学发展能更上一层楼,赶上全国文学发展的步伐。一是加强对傣族作家的扶持力度,特别是注重对年轻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培养和扶持,设立专门的文学创作扶持机构,培养专业的各文体作家;二是通过多种“走出去”的方式,开阔作家的文学视野,推动作家深入生活、提高修养,把握时代的面貌和脉搏;三是鼓励多种题材和内容的创作,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想象力。

让傣族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美丽鲜花

——傣族文学发展现状观察 □刘永松



地上撒上一把米,你像哄小雀一样哄我;铁锚上夹一块干巴,你像下老鼠一样下我。

还是从前的怒江啊,如今变得十分听话,还是从前的阿哥啊,胆子不再小得像老鼠那样可伶。

最后,从修辞手法的角度来看,这时期的诗歌运用最多的修辞手法是对比和比喻。对比的作用是突出强调事物的某种特征,使形象更加鲜明,加强文章的艺术感染力。这时期的诗人巧妙地新旧生活作对比,把过去的痛苦和现在的幸福作对比,更加凸显出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比喻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所写的东西形象化,给人加深印象,这时期的诗人在诗歌中对比喻运用得非常娴熟,他们往往使用恰如其分的比喻,让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如李四益的长诗《琵琶声响幸福长》节选:

毛主席呵共产党!您是傣族人民的金太阳,父母也有离开我们的时候,饭碗也只有吃饭时带在身边,毛主席呀我们永远跟着您,您的恩情啊,傣族人千秋万代永不忘!把毛主席比作“金太阳”,表现出傣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敬爱。

傣族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主要代表诗人是密英文、李四明、杨泽文、丰茂军、李贵明、玖合生、李海龙等7人。第一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诗歌相比较,有了较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诗人的数量较第一阶段多了一倍。第二个变化是出现了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如“60后”诗人杨泽文,他的作品被近百家报刊发表和转载,多篇散文随笔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等作品集,诗集《回望》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也是傣族诗人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奖项,是杨泽文在诗歌园地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40多万傣族同胞的光荣。《回望》是杨泽文“唱给血缘民族的颂歌”,是诗人反映本土生活、关注本民族生存状

况和态度,也是诗人反映本土生活、关注本民族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的一部文学作品,虽然是一本抒情短诗集,但是读起来就像一首长篇叙事诗、一幅民族风情的历史画卷。“70后”诗人李贵明的组诗《上午在松赞林寺》获云南省作协“边疆文学奖”,诗集《我的滇西》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基金一等奖,在云南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变化,是写作的内容和题材宽广了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故乡、自然、人性、城乡对比等各方面。第四个变化是从审美角度看,第二阶段的诗歌艺术上已经较为成熟,诗人们娴熟掌握了意象的运用和意境的构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古典式的抒情,也学会了在诗歌中蕴含哲理。其语言和第一阶段一样质朴、自然、流畅,但是少了很多方言口语,更接近于书面语,显得更加优美生动。如李贵明的诗:“抱住一匹白马的呼吸,闭上眼睛”“于是,在救人的歌声中听到了/湖泊的声音”“在绿色的麦田里/守护我闪烁的骨骼”“雪中的日子融化了/露出潮湿的树叶,远山的雾气”“站在朝西的阳台,伸出手,触摸云的白”,他在写诗时并没有刻意去构建这些意象,但它们却自然恰当地嵌入了他的诗里,因为白马、湖泊、麦田、雪山、白云以及大地上的一草一木,这些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深深嵌入了他的心里,融入了他的血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只要他行走在大地上,开始吟唱诗歌的时候,那些生命里的月亮、云朵就自然地跳了出来,成为他诗歌里不自觉的最美的诗歌意象。第五个变化,是修辞手法丰富了很多,除大量运用比喻、对比之外,还运用了铺陈、起兴、夸张、拟人、双关、谐音、衬托、借代、拟声等,使得诗歌创作更符合现代诗歌的审美要求。

文学作品来读,也可以当历史来读。虽然这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鲜活、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语言成熟,符合小说审美特征,但毕竟是有真实的历史作为材料,他们还缺乏小说家对生活进行提炼、虚构、杂糅、升华的能力。

朱发德的长篇小说《决战大峡谷》以民国时期云南派殖边队进驻怒江巩固边防的事件为创作背景,故事情节生动精彩、扑朔迷离,除了精彩的故事,还有人性的剖析,引发读者对人生、人性的思考。《恒乍棚》取材于1802年维西县内傣族大起义中的历史人物,恒乍棚是傣族的英雄,他领导的那场反抗清王朝的农民起义,历时3年多,波及云南滇西北十多个州县,震惊嘉庆皇帝。

熊秦河的《血祭鬼谷》是一部怒江的《水浒传》,其中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怒江傣族、怒族的英雄好汉形象,他们为了保护百姓利益和官府进行殊死斗争。

普言东的《高黎飞虎情》是一篇历史小说,背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与对日作战。两名美国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到怒江大峡谷上空时,由于云雾弥漫而飞机掉落,劫余生后的两名飞行员被打猎兄妹救治并产生爱情。

“70后”作家打破了“50后”“60后”作家以历史为题材的创作方式,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用小说来反映傣族人民的生活。杨世祥著有小说集《走出筒箕坪》,记录华坪傣族人民近30年来的生活面貌以及历史变迁。提到傣族,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怒江,其实丽江华坪也有大量傣族人民,而这些杂居在其他民族中间的傣族人民,他们是怎么来到这地方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他们和怒江的傣族又有什么不一样,人们全然不知。杨世祥的小说为我们了解华坪傣族打开了一扇窗,也为傣族研究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傣族当代小说发展

傣族小说创作起步较晚,进行小说创作的人非常少,主要有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8位,其中“50后”作家2位(朱发德、司仙华),“60后”作家4位(熊秦河、普建益、迪友堆、普言东),“70后”作家2位(杨世祥、杨俊伟)。比起诗歌创作,傣族小说创作作品数量少,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小作家几乎没有,另外创作题材相对狭窄,“50后”“60后”作家的小说大部分是以怒江为背景,根据发生在怒江的历史事件来进行创作。这些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地域特色鲜明,充满浓郁的民情风俗,既可当

纵观傣族文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傣族经历了从没有文字到文学创作取得成绩的巨大转变,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傣族文学的发展现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建议,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傣族文学会取得长足进步,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枝争奇斗艳的鲜花。

傣族当代第一位诗人

在傣族70年的当代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诗人是祝发清,他于1921年12月出生在云南省泸水县大兴地乡阿里王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祝发清自小酷爱诗歌,也十分热爱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他是最早将本民族民间文学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作者之一,也是抢救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有功之臣。早在1956年,他就在《云南日报》《边疆文艺》上发表自己创作的诗歌和翻译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傣族情歌》《求婚歌》《傣族医生》等,并搜集了大量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童谣等。他创作的诗歌《怒江架金桥》荣获1981年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全诗160行,可称为他的代表作。此诗最先发表在1979年10月9日的《德宏团结报》傣族版上,一经发表即受到广大傣族读者的好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也用傣语广播了这首诗。1980年7月,祝发清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很大鼓舞,回昆明后修改了这首诗,做了较大删改,翻译成汉文,发表在《边疆文艺》1980年第12期上,引起评论界关注。

《怒江架金桥》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怒江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这首诗语言质朴清新,运用了大量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抒写了怒江傣族人民过去生活的悲苦艰辛,也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的欢乐和幸福。新一旧、幸福和悲苦形成强烈对比,使诗歌具有了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无疑是一首赞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佳作。

傣族当代诗歌发展

傣族当代诗歌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代表,主要有祝发清、李四益、和金玉3人。这时期的诗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即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到幸福的新中国,因而他们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首先,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控诉旧社会生活的艰辛痛苦,歌颂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歌颂新中国、歌颂毛主席,歌颂怒江人民生活的变化。其次,从审美角度看,这时期的诗歌语言近乎口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雕琢的痕迹,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却倍加生动形象,具有傣族诗歌的独特风味。不难看出,这是诗人在民族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出来的诗歌语言,代表着本民族群众的语言,是自己独创出的新鲜活泼的语言,读之令人觉得亲切,耐人寻味。如祝发清的《怒江架金桥》: